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features several colorful film strip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yellow, orange, and pink, scattered across a light grey background. To the right, the characters '人', '间', '悲', and '喜' are arranged vertically. Each character is enclosed within a circular graphic composed of multiple overlapping, swirling lines in various colors (blue,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人  
间  
悲  
喜

剧

蒋孝陞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 人间悲喜剧

蒋孝陞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悲喜剧 / 蒋孝陞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7  
ISBN7 - 5402 - 1265 - 9

I. 人… II. 蒋… III. 影视文学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490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4 印张 6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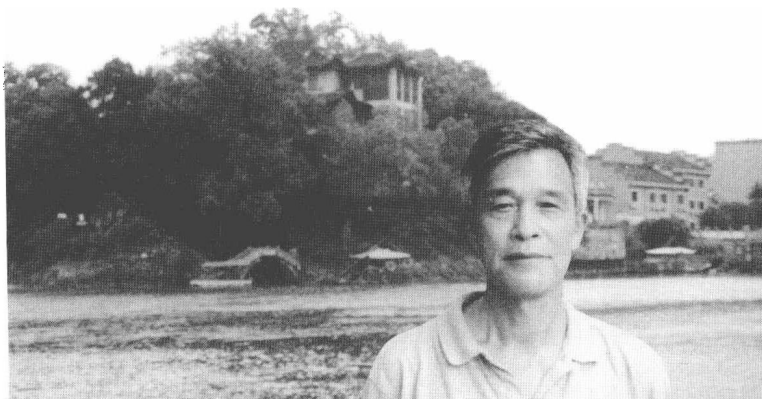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5.00 元

## 小像自题

梦里正作少年狂，  
醒来才知鬓已霜；  
人间诸多春秋景，  
拾与世人共玩赏。



# 一个好苦涩的文字梦

## ——选集自序

收在这集子里的都是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有喜剧也有悲剧，故冠其名为《人间悲喜剧》。论理，影视剧本应该搬到银幕上或者荧屏上去；当然，它既是文学上的一个品种，又完全可以当作一般的文艺读物诸如小说之类的读物来读，读起来也比小说更形象更直观些，故事性也更强。本人是业余初学者，按影视剧固有的款式，严格的说又写得并不规范，许多地方嫌繁琐，也为了压缩篇幅，把本该分开来的场景都合并在在一起了，因而读起来就更简捷、省时了。我这样极力宣扬剧本的可读性，一方面确是如此，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出于一种无奈。我不知道读者信不信我的话，读了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读过我其中几篇的友人中就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我的剧本有点象小说。果若如此，那么我的这些文字也姑妄可称它为小说式的剧本或剧本式的小说。

本人是个普通的城镇中学的教师，没多高的学历，也没多精深的学问。沉默寡言，又好幻想；性情也有些怪异，念中学时班主任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个性孤僻、不合群”。因为孤僻、不合群，课余时间就几乎没处可去玩、去活动，于是就常去阅览室或图书馆转一转、翻一翻，转转翻翻得多了，似乎就对文学产生了些兴趣。当时比较爱读的是鲁迅和《红楼梦》，另外也爱看一些电影剧作。参加工作当上了教师，教的又是语文，这话

文课本里很多都是名家名篇的文艺作品，这与文学似乎又多了一层联系，于是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了。在反复讲解分析这些作品的同时，闲下来自己也偷偷试写起来，曾写过一些小说、小品之类的东西，多不太象样，很少有成功或被发表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忽然心血来潮，竟又试写起影视剧本来了。第一个以农村为题材的喜剧《四月桃花村》写出来后寄往省电影制片厂，没想到得到了该厂编辑室同志的充分肯定。来函云：写得不错，可以投拍成片，只是自己要去搞些赞助，影厂在影片里给打广告。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总之，我自己是信了。前面的话让我惊喜，后面的话又把我难住。我一个普通教书匠，口舌木讷又无依无靠，哪有那么大的神通去说服某单位某企业来为我出大钱拍片？不过，尽管如此，我的心里仍激奋不已。想，自己还是可以干下去，妈妈的，原来自己的文学潜能就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形式了；现在写了第一个，接下来我就可以写第二个、第三个，只要写下去，不愁写不出一个最好的来，好得不叫自己拉赞助就可以投拍的剧本来。也不知哪来的劲头，当时就挤出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搜索枯肠的苦苦谋划构思，反反复复的草拟推敲增删，一时间忙得没昼没夜、昏天黑地，有时候写得入港，连需要出去方便一下也讨厌得要死，有时候为设计一个细节，写妥几句对话，连走路也晃晃荡荡、不辨东西。神昏颠倒如此，简直就要将身子累垮累死了。于是乎一个一个写出来，又一个一个投寄出去，而得到的仍是一个一个与第一次类似的软钉子和闭门羹。在遍尝了这不冷不热的闭门羹之后，我才领悟到要刊物发表文章难，要厂家采用你的剧本更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听友人的建议，也曾选了一些篇幅较短的本子寄往影视剧杂志社，也曾试图将剧作再改写为小说谋求在刊物上面世，同样是蜀道天堑，不可逾越，不是原稿打回来就是石沉大海。后来就麻木了，不再去想作品的出路问题，也许是余兴未

尽，也许是成了惯性，暂时还打不住，收不住笔，只抱着“不问收获，但是耕耘”的信条还笔耕了一段时间。这样在九十年代前后约五六年的时间里就有了近百万言完了篇的剧本稿。

年老退休，居家赋闲，按说，人生走到这一步，也该是安享清福的时候了。然而不能。尽管身体很是糟糕，这脑袋这心脏都有问题，终日头昏昏，气闷闷的，但一旦空下来，总还是要去涂涂写写，似乎不这么涂写就不能打发日子，而这涂涂写写又实在没多大意思。另一方面，这烂在抽屉里的那些废稿又成了沉重的压在身上的一块心病，自己离大去之期不远了，我也实在有些不忍也带着这不知化了我几多心血，象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东西一同去见阎王，一同在人世消没。我不知道我的作品究竟有多少价值，值不值得面世留世，照理说，你的作品屡遭冷遇，这原因不是很简单：水平不够，人家不能用你，而且当今社会图书行业似乎一再萎缩，纯文学的东西更是被挤压在一角苟延残喘，你的那几个破剧也想要挤进去，这不是徒添几堆蒙尘纳灰的废纸么？然而我又想，既然写出来了，又如此魂系梦牵，又何妨端出来，丑媳妇不怕见公婆嘛。文学是什么？文学是鸦片，是陷阱，你既然吸得上了瘾，陷在阱里不能自拔，那就索性永远陷在里面成个鬼吧。我的拙作，连同我这么个笨蛋作者都一起端出来，不正可以当作一个人世笑料，一种社会现象，供有兴趣的人去笑谈去研究么？如果宽慰一点说，中国这么大，口味那么众，我苦苦编撰的那几个故事，故事中的那些人物，说不定还真有一些人，在酒后饭余，在闲得无聊时会去翻阅一下，供他们消遣玩味，解愁破闷。再者，如果有哪个文化人，特别是影视圈里的文化人，看了觉得有些意思，拾了去给搬上银幕或荧屏，使剧作找到了真正归宿，使作品的生命得以延伸和发扬光大，那不更是老天垂怜，三生有幸了？总之，给自己体面一点说，也算是为我们中华文艺大花园尽点力，添上几茎小草吧。于是我决计不再耿耿计较于荣辱得失，结集出

书。经过没有必要在这里复述的种种辗转寻觅，现在，在奉化市作协王月曦、鄞县文联麻承照等同志的热心指点、帮助下，在几个友人和学生的全力支持下，《人间悲喜剧》终于可以付梓了。凄凄惶惶的一生心愿总算有个了结，如此这般苦涩的文字之梦也就此圆了，心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因为我总算对得起这些本不该出生的孩子了。

选收在这集子里的共六个本子，按从喜剧到悲剧的顺序编排。大致上说，其中前两个是喜剧，后两个是悲剧，中间两个亦悲亦喜、悲喜交织，就算是正剧吧。为了便于读者选择和阅读，在每篇卷首都作了一些剧情提示。

后两篇虽谓悲剧，其本意并不在单纯的展示丑恶与黑暗，也无意把读者引向颓废和绝望。本人窃以为悲中有壮、壮从悲来，细察其中，字里行间都闪耀着催人奋发、激人向上的力量。不是吗，前一篇在女主人最危急的时候总能这样那样的得到上一级党领导的救扶和有利的支撑，化险为夷。后一篇，这么多的教师遭受高衙内式的司徒扬的欺弄和灾害，始终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一场大风过后，作为一个教师的群体的绝大多数还是从中醒悟过来，重新组合成一股力量，热切地企盼着我们的党总有办法，总有一天会激浊扬清、惩恶扶良，还学校以一个圣洁。人间的悲剧是客观存在的，无视它不是睁眼瞎就是对邪恶的姑息养奸，仰或是与之同流合污。我们只有认识生活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群起而攻之那些妨害我们光明的东西，才能够更充分的享受和拥抱我们今天无比珍贵的现实生活。

愿人间多一些欢悦，少一些悲哀。

2000年4月于浙江奉化溪口家中



# 目 录

自序·····	1
1、四月桃花村·····	1
2、彩云追月·····	94
3、佛院深深·····	218
4、手足·····	293
5、望月楼·····	371
6、圣土·····	440
——唱给园丁的歌	

# 四月桃花村

**内容提示:** 本剧讲述的是一个村办厂新老两代人围绕一台大机器的修理而展开的矛盾和斗争。以老厂长为首的几个老头子厂领导总把年轻人视为毛头娃娃，厂里生产上有了困难，眼光只是投向厂外，投向权威，这使被压制在下面的包括厂长的两个宝贝女儿在内的年轻人十分反感，他们不得不巧施迷魂计来糊弄老头子，同他们抗衡。在事实面前，老一辈厂领导不得不信服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力量，使工厂摆脱了困境，重新充满勃勃生机。本故事似乎有点落套，但从头至尾一系列的细节，特别是几组情男痴女的细节也许会让你捧腹而笑。

## 上 集

一朵鲜艳的桃花。

一杈斜出繁茂的桃枝。

一棵葳蕤盛开的桃树。

一片姹紫嫣红的桃林。

一望无际如雾如云的粉红的花海。

在繁花的掩映和包围中是个欣欣向荣的城郊乡村。

推出篇名：四月桃花村。

一座规模初具的村办工厂。

一头有模有样的工厂大门。门旁挂着一块长牌子：桃花村塑料厂。

厂门口，有车辆驶出，有三五成群的上班男女工人的人流涌入。

在不息的上班人流中，本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差不多都陆续亮相。有驼背精瘦、一脸认真、戴老花镜的五十多岁的老会计；有同样岁数、完全象个老农、厚道而固执的车间主任郑大年；有一见就让人生畏的泼辣酸醋的郑大年妻子胡桂月；有满脑袋智睿、老想捉弄人却又不无好意的乐天派汉子友田；有俏丽却没有多少主见的友田妻子小梅；有跑着外勤、已多少沾染了一点流气、油头粉面的郑大年的儿子郑小裕；有胖得可笑傻得可爱的老厂长小女儿楼玉玉；有具有知识型气质、一本正经的青年工人沈志河。……

人流的另一边，年近五十的沈二婶正扯拉着年届花甲的老厂长楼阿福说悄悄话，看来沈二婶是难得揪住了这么个说话的机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其实她是为儿子沈志河要求调换工种的事），老厂长则是因急于进厂去想摆脱她而显得不大耐烦。

沈二婶是个寡妇，而老厂长又是个鳏夫，此情此景是非常惹人注目、引人猜疑的，人们瞧着他们俩的拉拉扯扯各自作出自己的判断、联想和反应，又相互说笑着跨进厂大门去。

上述镜头可考虑列出演职员表。

一个并不很大的会堂。象是一个膳厅临时腾挪出来的。

几十个男女职工在此集会。

讲台桌上，引人瞩目的放着一台崭新的大彩电，还有一个小红包。

讲台后排安坐着郑大年和老会计。

前台站着老厂长楼阿福。他脸带忧戚，打着手势，请大家快坐下、坐正、安静下来。

台下的职工们坐得并不很齐整，男的歪打抽烟聊天，女的打毛线或奶孩子，有的姗姗而至又毫无愧色。

最为突出的还是坐在中间的楼玉玉，她只顾埋头把玩着手中的鹅蛋小镜子，不断照看着，似乎陶醉在自己浓抹花哨的妆扮里；小镜翻过来贴着郑小裕的一张彩照（鬼知道是怎么弄来的），她也常凝神痴痴的端详。郑小裕就坐在她的斜前方，他正与旁边的一个女人打闹、调笑，这又老使她心神难宁而嘟嘴翻眼。

这一切又尽收在坐在楼玉玉后排的友田的敏锐的眼底。

反复把玩的小镜把窗外的阳光反射进来，象探照灯一样在会堂上空

扫来扫去，这又使一些人看着觉得有趣和讨厌，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大会的气氛。

当然，大多数职工还是满有兴趣参加这样的大会的。

老厂长楼阿福稳住了会场就带着他特有的腔调说开了：“……哎哎，大家知道，我们这台大型压模机设备是好不容易挽亲托友才买进来的，买价八万，人情香火一万，运费又是一万，整整的十万，十万元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使我们桃塑厂产品能更上一层楼新台阶，能独立生产各种大型成品，能不受人家牵制、卡脖子苛剥盘削，能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立于不败之地，进一步打响全市、全省，推向全国！……哎哎，可是那台大模机太娇嫩了，一来到这里就不服水土，闹病闹痛，老出塌鼻子，歪耳朵的废品，现在倒好，索性躺倒不干了。哎哎，这就糟了，糟透啦！我们整个生产线全遭了殃，整个工厂就要瘫痪啦！……哎哎，当然，我们主管生产的车间主任郑大年同志是非常非常负责的，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整整三日三夜不歇不睡、连续作战，也没把它整治过来，它还是照样赖着不动。——我们的大年同志是好样的，精神十分可贵，他不愧是我们厂与我一起开天劈地干出来的头牌老师傅哇！……”

台下几十双眼光全扫射到台上后排郑大年的身上，有的还拍起了手。

郑大年以为纯粹是在表扬他，顿觉荣光异常，便十分庄重的站起来，向台下挥手致意。

老厂长：“……哎哎，现在厂部决定公开向大家求计求策，你们中谁有这样的亲戚，这样的朋友，谁有拐弯抹角的门路，哎哎，只要能把这台大模机整治好，本厂奉送29寸遥控全频道名牌大彩电一台（说着特地指了指桌上的彩电），哪时修成，哪时兑现，决不食言。对推荐介绍者赏人民币500元（又指指桌上的红包），如果是本厂职工，还另外向上浮动工资一级！这叫什么？这叫哎哎……对了，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全场拍手，群情活跃。

楼玉玉也跟着拍手，但仍没忘了手中的小镜和对前面郑小裕的关注。

楼玉玉后排的友田却举手站了起来。

友田：“老厂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话不错。但我觉得赏品是否还是太轻了一点。”

老厂长：“一台大彩电还不够重？”

友田：“是不够重。依我看……凡能治好大模机的，应该再加赏他‘千金’。”

老厂长：“‘千金’，什么意思？”

友田：“‘千金’就是千金小姐呗。——老厂长怎么连这个也不懂？——赏他个千金小姐，招为东床。”

厂长：“‘东床’？”

友田：“‘东床’就是乘龙快婿，就是驸马爷呀！”

众职工纷纷附和：

“对哩，老厂长招个驸马爷。”

“乘龙快婿，嘻嘻……”……

坐在友田一旁奶孩子的小梅捅捅他，责怪地：“老不正经的，这是什么场合？又开玩笑了！”

台上的厂长听见了忙说：“友田同志严肃点！”

友田：“老厂长，我说的有什么不对？你有两个宝贝女儿，都已成年长大，招了一个，还有一个；你老硬关着她们作什么呀？……你不急，人家可是急煞了哩。”

说着拿眼不断地瞟瞟前面的楼玉玉。

楼玉玉还不明怎么回事，也跟着傻笑。

众人见了也瞟向她纷纷附和：

“没错，一举二得，公私两利嘛。”

“老厂长是得考虑考虑招婿的问题了！”

台下的情绪显然是被搅乱了，楼厂长拍拍台桌大声疾呼：“请安静，请安静，听见没有？……这个问题么，当然，我家晶晶、玉玉如果愿意也完全可以考虑的嘛。”

台下拍手，叫好，争着叫嚷：

“就是，好事嘛！”

“‘完全可以考虑嘛’！”……

厂长：“不过，有个条件，一定要男的，有妻室的有孩子的不行，白胡子爷爷也不行。”

台下立即发出更大的欢呼和笑声：

“当然是男的，女的咋结婚呢？”

“‘有妻室有孩子的不行’。”

“‘白胡子爷爷也不行’。”……

全场的目光都转向楼玉玉。

楼玉玉至此才意识到全是冲向她的。大窘，大怒。忙站起来转身揪住了那个友田猛打猛敲。

玉玉：“‘歪嘴婆’，都是你，都是你！”

那友田并不躲闪，反而送过背去任她敲打。

友田：“哟，真痛快，只是敲得还不够有劲——‘你给大哥敲背，大哥给你说媒’，你的心情我大哥完全理解，大哥这还不是全为你才提的么？”

玉玉：“谁认你是大哥，你还说？捶死你！你这个‘歪嘴婆’！”

‘歪嘴婆’友田用下巴指指前方的郑小裕：“你的目标我知道，不是呀？……到时候，怕你还真有求我的地方哩。”……

厂部办公室。老会计在奋臂挥毫直书，大写招贤榜，郑大年在一旁勤快的添帮。

写了几张，楼厂长进来：“写得怎么样了？”

老会计：“你看，已经写了这么多了。”

楼厂长：“嗯，还不够，再多写几张。写好了就赶紧贴出去。”

厂长出去，叫了郑小裕和友田两人进来。

厂长吩咐地：“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位吧，分头贴去，拣最显眼最热闹的地方贴，呀？”

两人应诺。

塑料厂大门口。

友田在张贴招贤榜。

陆续招引了不少厂内外的人来观读：

#### 招贤榜

兹本厂新购大型塑料压模机出了故障，不能使用，厂内职工无力修治。凡有天下能人贤士哪一个能将此大模机修复如初，本厂愿赏 29 寸

遥控全频道名牌彩电一台，对介绍、推荐者赏币500元。决不食言。

桃花村塑料厂厂部具

年 月 日

贴完了，友田琅琅读罢，觉得不够尽兴，便拿了毛笔在下面空白处又添了一句：“如未婚男性年轻公民，可考虑招为厂长东床。”

友田写罢，很欣赏地念了一遍。

看的人都笑。

……沈二婶由此而过。

二婶爱洁净，好打扮，一路行来，拢头扯衣，顾前盼后。

沈二婶不识字，来至榜前便问：“瞧啥呀，这么有趣？”

友田扭头上上下下瞄了瞄二婶这般模样，又想起了早晨她扯拉着老厂长挤眉弄眼的情景，便笑了笑说：“二婶，老厂长中年丧妻，一直没人陪伴，十分孤独，现在想公开招一个内人。”

二婶：“‘内人’？”

友田：“‘内人’就是家里人，就是老婆呗。”

二婶啐了一口：“呸，歪嘴婆，满肚子的脏水，没一句地道话，难怪都说你是‘歪嘴婆’！”

友田一脸正经：“这回可是绝对地道，一点不瞎扯。你不信？看黄榜都出来了。……二婶呀，我看哪，你倒是蛮有条件的。”

二婶：“甯，羞死了，我不要听。”

友田：“二婶，时代不同了，现在就兴这个，大男大女什么征婚、什么启事，都上广播上报纸啦。老男老女更是一样的。光明正大的事，你该心里咋想就咋办，别羞羞答答。”

二婶：“死友田，等你家里小梅死了你自己再去招个小老婆图新鲜吧。我老娘不干。”

友田：“二婶坚决不干，小侄也决不勉强。只是太可惜了。”

一汉子：“是呀，太可惜了。错过了机会，再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厂长老公。”

一汉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别让人家抢先了。”

一汉子：“二婶要真不干，村里得给立个贞节牌坊。”

二婶：“不理你们。——哎，友田，好象听说是什么母鸡(摸机)公鸡的事儿？老厂长家的鸡咋了？”

友田：“二婶的消息还真灵。是呀，整治了赏大彩电。二婶你有门路吗？”

一汉子：“介绍人也有重赏。”

一汉子：“整整五百大洋。”……

沈二婶似信非信地离去。一路上喃喃自语：“治个公鸡母鸡也悬那么重的赏金？”……

小河边的村大道上，两边桃花盛开。

楼晶晶挎书包蹬自行车回家来。晶晶在城里念高复班。

过厂大门口，她下车也凑上去看那招贤榜。

看罢榜(主要是指下面另添的一句)，心里又急又恼，一气之下她把黄榜整个儿撕下来揉成一团。

楼晶晶过小桥推车气冲冲的进家院。

院内有一群安闲啄食的小鸡，纷纷溃散。

厂长家楼上的房间。

楼玉玉正对着大镜子在想入非非、幽幽出神，大概还在回味着工厂职工大会上的事。

晶晶气咻咻上楼进来，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

玉玉从镜里看见了她姐姐的气色，问：“姐，出什么事？谁欺侮你了？”

晶晶：“爸爸真是越来越发昏了，尽干丢人现眼的事！”

玉玉：“爸爸怎么啦？”

晶晶扔过揉成一团的招贤榜去。

玉玉展开来看了榜却十分平静，说：“这种做法虽说有点可笑，但用意和效果并不太坏。”

晶晶：“并不太坏？”

玉玉分析地：“姐姐，你想想，凡是能整治这样大机器的人一定是技术高超的人，有高超技术的人一定是聪明有为，聪明有为的人一定吃得开，能找这样的后生小子为终身依靠、朝夕相伴不是很好么？”

晶晶：“傻丫头，臭死人！还有脸有皮说得头头是道。难怪人家都



叫你傻丫头！——你要老公了是不是？你要老公等急了是不是？”

王玉：“你才是呢。爸叫你念书、复习考大学，你为什么一年一年都考不上？你的心思对在哪儿了？什么琼瑶、三毛、岑凯伦的统统都是谈情说爱的黄色小说，整天整夜的看，看得真是迷了心窍。你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晶晶：“你懂个屁！什么是黄色小说？什么不是黄色小说？——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楼厂长进来，他见两个女儿争得这么有趣，也不打扰，只悄悄站在她们后面听。

王玉：“你是大，我是小。我倒是老在想，姐，其实我也不赞成你再去考什么大学。……我们都已长大了，找对象、结婚、成家养孩子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是你要考大学，考进去了还得再读那么三年四年，等大学毕业出来分配工作，你再轧朋友，办喜事，又得那么几年，这样几个几年下来再轮到我这个当妹妹的那要等到甚么猴年马月啦！”

晶晶划着指头羞她：“羞死了羞死了！我没猜错吧，你已经等不住了。——你等不住就只管找去！只管结婚养孩子去！我可不要你等。”

王玉高兴地：“你说的是真的？”

晶晶：“什么真的假的，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王玉：“那好，你说话算数。姐，那你就先把……郑小裕让给我？”

晶晶：“郑小裕？”

王玉：“姐姐，我早看出来，那个郑小裕对你好象满有意思，老来找你，给你又是捎路又是送东西送照片什么的。其实……我看他与你并不般配，你是不是能忍痛割爱别理他，让给我算了。我倒越来越觉得小裕哥这个人……怪可爱的。好姐姐，我求求你了！”

晶晶：“怪不得呢，那么郑小裕那张照片也是你偷的？”

王玉：“这不是叫偷，这是你不要我捡的。我觉得你把那照片搁在一边不看不理实在是太可惜了。——姐姐，我们是同胞亲姐妹，亲姐妹之间的事总是好商量的嘛。你倒是表个态呀！——要是姐姐真的喜欢他，又喜欢得象我现在那样，那么强烈、执着、痛苦、痴迷，理不清、剪还乱，才却眉头又上心头，我也只好咬咬牙不喜欢他了，那照片我也只得还给你，物归原主。”

忽然，她们的身后响起了楼厂长的干咳声。